



森林中的足跡

海 默 著

通俗讀物出版社

內 容 說 明

這本書描寫一個老伐木工人，一生以森林爲家，他走遍了東北的原始林區。在日本人統治時期，他在生活上雖遭受了不少折磨，但他沒有低頭，沒有灰心，他希望總有一天，大片森林屬於人民。解放後，他的願望實現了。爲了增加生產，減輕工人弟兄體力勞動，他在領導上和羣衆的幫助下，發明一件新的運輸工具，使採伐的木材，得以順利下山，送到建設工地。由於這個老伐木工人具有高度的勞動熱情，他又走進即將出發開闢新採伐區的青年伐木工人隊伍中去了。

書號：0362

森林中的足跡

著 者：海 獸

出 版 者：通 俗 讀 物 出 版 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號

(北京香餌胡同73號)

印 刷 者：北 京 市 印 刷 一 廠

(西便門內南大街乙一號)

發 行 者：新 華 書 店

開本：787×1092 1/32

印數：1—11,000

字數：36千字

1955年5月第一版

印張：1 3/4

1955年5月第一次印刷

定價：(4) 一角五分

森林中的足跡

海 默 著



通俗讀物出版社

一 向 北 去

在這一條鋪滿了白雪的道路上，只有兩雙脚印是向北，其餘都是朝南，朝着長白山下的火車終點站走向的。

東北已經解放好久了，這兒只派來過幾個地方幹部和少數武裝部隊。林業工人們長期閒下來沒活幹，有些人就打起行李捲，爬上臨時列車回了老家。

到今天，從南開來的這一趟混合列車，空空的車廂裏只有兩個乘客。他們下車後沒有找到地方辦公人員，只好自己揹上行李向北出發了。

雪越下越大，人像走在彈棉花的房內。大雪覆蓋着山川、森林和道路，狂風迴旋起迷騰騰的雪霧，分不清森林或平地，看不出天地的分界。這兩雙向北走的脚印越陷越深，而且走不出百步，後面的脚印就被風掃平了。因此，這兩個人連足跡都沒留下。

這兩個人中，年長的叫張子植，年輕的叫宋流。他們兩人同樣穿着白羊皮筒子大衣，戴着把眼睛幾乎遮起來的狐狸皮帽子。只是張子植脖子上是圍的一條長大的親手用羊毛捻了綫織成的大圍巾，而宋流却是兩條連起來的白羊肚手巾。宋流在前面引路，張子植跟在後面。張子植雖然已經四十五歲了，却比二十來歲的宋流走路還快。他一個脚印追着一個脚印。這大曠

野裏雖然只有兩人，可是他經常踢着宋流的腳後跟，這就使宋流被迫趕得呼呼地直喘。

南風已轉了北風。宋流有時抬起腳來又被迎面的北風吹得踩進原來的雪窩裏。張子植總嫌有人擋在前面不痛快，索性趕上一步與宋流並肩走起來。

迎面風捲起雪粒像裝滿砂子的火槍一樣，噴射到他們的臉上，他們不得不側着身子像向逆流游泳一樣的往前硬鑽。

張子植看看前方，在這一眼望不到邊的雪原上，連個黑點也沒有，就有些發愁了：“到天黑怎麼能趕到地方！”

“我早說過，這個地方北風不受南風的氣，別看上午小南風吹得跟溫水洗臉似的，現在怎麼樣……”宋流回答他。

這話雖然沒有惡意，張子植聽了却有些反感，他覺得到這樣地方工作，首先不能畏懼困難，於是就反問道：

“你爲什麼不要求到哈爾濱？再不，留在瀋陽，偏要求跟我到這荒山樹林子裏來幹什麼？”

“我還想問你呢！”

“我？革命需要嘛！你說說。”

“我也是。”

張子植不相信這是他的真心話。他早聽說這一帶森林裏的生活很苦，而且還不大平靖。在沒人住的古洞裏，曾發現過被繩子勒死、刀子扎死的屍體。就拿走的這條路來說吧，原來在地圖上是條很好的森林鐵路，現在鐵軌已被扒掉，剩下橫七豎八的枕木埋在雪下，經常把人絆倒。因此，他接受了任務後，很想挑個有堅持性的幹部一塊來。不過，趕上這個時候，老幹部都留在了城裏的重要崗位上，新幹部不願到鄉下；宋流雖然

參加工作不久，却是自己要求來的，他自然不能拒絕。但是一上了路，張子植就覺得他有點不對勁，已經四、五次了，宋流總喜歡介紹些這兒雪怎樣深，風怎樣大，以及好好的人怎樣就忽然被砸死了的故事。簡直不知道他是在說自己怕苦還是嘲笑別人不行，所以張子植就有意想試試他，本來可以在鎮上住一夜再走，現在却頂着風出發了。

天逐漸黑下來。風被兩邊的大山擠在這盆窪地帶，放肆地搖撼着採伐得已經稀疏了的森林。前面已看不出幾丈路，張子植不得不站住了：“不能走了，找個地方住下吧！”

宋流這時已用那塊白手巾連帽子帶臉都纏了起來，眼又不能完全睜開，只聽得耳邊呼呼地響，所以沒聽清他說的什麼。張子植只好用演講一樣的大嗓門又喊了一句。這次，他雖沒完全聽清，可是懂了他的意思。於是用袖子遮住半個臉轉着圈辨認了一下方向，然後湊到張子植耳邊說：“到了林子邊上了，已經沒有人家了，住店吧。”

說完，他們離開了森林鐵道綫下了坡，繞過幾個伐過的樹樁子，走到一個坑窪地方。這兒沒有房頂沒有牆，只有一截比樹樁子高不了多少的不冒煙的煙囪。宋流往坑底走了兩步，用腳把雪往兩邊扒了扒，拉開一個釘着破麻袋片的板門。

門一打開，濃煙夾着熱氣，像剛揭開的蒸籠一樣的噴了出來。這熱氣帶着醃臭了的酸菜味，泡濕了的汗腳味，酸鼻刺眼的焦煙味，還有腐爛已久的腥肉味。兩人都沒猶豫，立時走進這個用板棚齊着溝沿搭起的房子裏。

房裏不到一丈高，可是住了三層。最下邊一層土炕上的人幾乎都在推牌九擲骰子，當中一層有些人已睡下了，密擠在一

起的人縫中有女人的長髮搭拉下來；最上邊一層離棚頂只有尺半高，板棚上結了一層像鐘乳石一樣的冰錐，有幾處受到熱氣的地方還不住滴着水珠。他們進門來時，最上邊一層正有個年輕人叫罵着丟了汗衫，他一罵就引出店主人的回敬聲音了。店主人是個頭髮雪白的老太太，頭髮只有數得過來的幾根，披散在裸着的胸前。一件滿是油膩的棉襖，斜披在右肩上，手裏燃着一根冒着濃煙的松樹明子，把全屋人照得滿臉油黑。她年紀雖大，說話的聲調卻又尖細又霸道，她操着一口山東牟平一帶的鄉音說：“我開店可不掙警察的餉，你給我找出誰偷的來。你個死×養的，不知道叫那個養漢老婆扒了去了，上你老奶奶跟前打利錢來啦……”

由於她暴躁地跺着腳，肩頭上的破棉襖就滑落在地上，她並不去撿，仍舊裸着上身，吊着一雙蕩來蕩去縐皮布袋似的乳房，不住地大罵。

宋流已經走得很乏了，進屋根本沒理會這些，找了個炕頭，仰下身子往背包上一靠，不大會呼呼地睡着了。張子植正想也躺下去時，旁邊一個枕着鋸睡覺的老頭說：“這個地方是頭等，一樣是冰涼，可要雙份錢，你們身子骨靈便的不如爬到二層睡去……”張子植感到這個老頭很忠厚，就和他攀談起來。

“老大爺到哪兒去呀？”

“我這是哪兒也去不了的，進山沒活幹，出山沒有家。”

“你想到山裏幹活嗎？”

“你這話說的，幹咱們這一行的不進山裏幹什麼去，國家能不要木頭嗎？就是國家不要我，我也不能不要國家，我這兒

等着呢！”

“山裏不是太苦嗎？”

“慣啦！苦水裏泡大了的人，要猛乍地一下子放到甜水裏，不死也得害場大病。”

宋流剛打了個盹，翻身爬起來：“炕怎麼這樣涼？”

“涼！我剛才沒跟這位說嘛！……這會好多了。我剛來住那會，炕頭上還有一層冰溜，現在早叫咱們身子熱化了，唉！也不知道哪一天才有活幹……”那枕鋸的老工人咕嚕着說。

“喂！掌櫃的，炕沒燒火怎麼的？”宋流覺得不能允許在解放後還這樣，必須教訓他們一下。

“瞎了你的眼，這是誰說話呢？你找根棍把眼皮支起來看看，你沒見炕洞裏還冒火星哪！”那位女掌櫃的剛才的怒氣還沒消，又舉着明子兇狠狠地走了過來。

宋流一聽跳下炕來，順着她指的那個炕洞看了看，奇怪，果然有火星。他又仔細一看，那火星隱隱約約閃着綠光。他明白了，過去聽老人家講過，店掌櫃的常使這一手，可是那會沒有人敢揭穿他們，因為掌櫃的後台都是大把頭。今天他就不管那個了，他趴下身子順門後抽出一根燒火棍把綠火撥拉了出來，原來是兩片乾朽木。多年的朽木吸收了枯樹上的磷質，因之，放在暗處就閃閃發光。他掏出來後，順手撿起在女掌櫃面前晃了晃，憤怒地摔在了地上：“這就是你燒的炕！”

這位女店主一看清他是個穿制服的人就慌了，剛想要賠禮，又一看，叫起來：“哈哈！小宋崽子，是你呀！你腰眼長硬啦，混上什麼官了……啊？……”她剛想走到他面前撒野，宋流已實在忍不住了：“老白鞋！你把眼睜大點，你看看這是

什麼國家了？”她被宋流這嚴厲的訓斥喝住了！愣了愣，又一看，他旁邊還站着個年紀大些的帶槍的人，連忙吹熄了明子，躲回店犄角隔起來的櫃房裏去了。

居然有人能降服了這個女混子，引起了所有店客的注意。下層的人紛紛圍上來，上層、中層的人都探出了頭。張子植一看，這是個好機會，並且他剛才已初步向那個老工人了解過這一帶的情況，於是站在了炕沿上向大家說：“我知道你們都等着找活幹，來吧！現在東北解放了，小日本完蛋了，大印已經拿到咱們工人手裏，咱們以後要蓋房子、蓋工廠、修鐵路，木材只怕不够用，跟我來吧！糧食隨後就運來……”

人們聽他這樣一講就紛紛議論起來：

“這人是幹啥的？”

“是共產黨的官！”

“不像個官！”

“你沒見過抗聯的官！共產黨就是跟咱們老百姓彷彿。”

“他這樣的開得起工錢嗎？”

“跟他去把頭能讓嗎？”

“這往後把頭往哪兒擺呀！”

其中也有些大膽的懂事的就嚷起來：

“我跟你去！”

“我不回家了，幹吧！”

這時，有個人認出了宋流的模樣，馬上扒開衆人上前拉住了他的手：“小宋子！你不是到瀋陽上學去了嗎？”

宋流也認出他是父親的老同事：“是啊！我現在回來啦！”

“咳！可惜你來晚了一步，前兩天你劉大爺也在這兒住過

呢！”

“他哪兒去了？”宋流急促地追問着。

“不知道！”

宋流神色突然變了：“完了！”他懊喪地嘆了口氣，眼淚順腮邊流到嘴角上。

張子植被他這一鬧感到很奇怪，連忙問他：“怎麼回事？”

宋流頓了頓：“你不是老是想問我為什麼要到林區來嗎？我就是爲的這個來的。”

張子植更不明白了：“你這話怎麼講。”

宋流拭去了眼淚：“我是林區的孩子，沒有劉懷義劉大爺，也沒有我！”說到這他又向全屋的人問：“諸位叔叔大爺們，你們還有見過劉懷義劉大爺的沒有？”

“他跟誰也沒說要到哪兒去！”

宋流完全絕望了。

二 劉 大 爺

等到張子植把要求工作的人處理完了後，他們兩人躺在這小店的炕頭上，宋流講起他要求來這兒工作的原因：

“我父親也是老林業工人哪……”

“不是林業工人很苦嗎？你怎麼念得起中學呢？”

“說是呢，所以我才到處訪聽那個老劉大爺，我這次要求到林區工作，也想藉此機會打聽打聽他的下落，要是找着他，我媽也就找着了。不過他的脚步走的快，邁的遠，不大好找。

長白山、興安嶺沒有他沒到過的地方，差不離老一輩人都認識他，我希望能碰上他。”

“你沒有父親嗎？為什麼不找你父親？”

“爹砸死了！你看，你不讓我說這些事我又說起來了。你知道，這個劉大爺比我親爹還親呢！”

“哦！”張子植見宋流已經沉到回憶裏，就不再問他了，任他自由的講下去。

“不光我念書，聽說我爹跟我媽成親還是他幫的錢，你聽說有幾個林業工人能混上家口……咳！要不叫他勸說着，我不光上不了學，也不會有今天……偏巧晚來了兩天沒碰上他……”宋流聲音有些發顫，他嚥了口唾沫，又說下去。

“他不住跟我父親說，說什麼也不能讓兒孫再吃這碗飯了……因此，父親供我念過兩年私學。到我十二歲那年，蘆溝橋事變了，東北的錢法也緊起來，我就念不起書了，只好跟着父親在鴨綠江上流送放箶。到我十四歲上，父親已經教會了我搬櫓。鴨綠江上險灘太多，有名的哨口：‘孩子哭、媽媽叫、紡綫車子、老虎哨’，年年得毀幾個箶。至於打掉、抓槩、悶箶那是常事。爲了這，每逢到了險處都得由父親接過去搬。

“父親放箶三、四十年從沒出過大禍，再危險的地方，他總能看清水流，該抱礮子或是躲尖都會平平穩穩地搬過去。到我十五歲上，日本人跟美國人打起來了，那年要的木頭格外多，光揀大毛拔^①，所以那年我們的箶也格外編的長大，總共連了

① 拔大毛是一種掠奪式的採伐，利用廉價的人工把高大的樹砍掉運出來，這樣砍掉少數樹後，把大的好的林場就破壞了。

六十多個吊子，有三四百立方米木材。那年劉大爺把山裏活做完也跟着我們的箶下來了。我搬櫓，他們老哥倆喝酒，劉大爺裝了一滿瓶酒，兩人坐在排板上一邊喝一邊嘮嗑。那年因為出材多，卡套後^①劉大爺腰裏也敷餘一些，他跟我父親說想偷着回趟山東家看看，要是能走成他就不回來了……

“說着天可就黑下來了，我們的箶正走在‘滿天星’一帶，所以叫這個名，是因為那兒礁石特別多，像滿天的星星似的。父親一見到了這裏，就要接過櫓去，我說：‘行嘍，你們嘮吧！’父親不放心，又問我：‘你聽聽箶走在上流還是下流？’那會已經黑得看不見了，我只好馬上趴在箶上聽了聽說：‘上水流呀！’父親這才放了心，不過他邊喝還邊念叨着：‘小心，別過了國境。’‘小心！站穩點，別叫櫓桿打了！’我那會年紀還小，一聽他們說起山裏抗日聯軍的事就中了迷了。我還記得劉大爺悄聲指着江北岸的大山說：‘老趙大概轉到這邊來了，好久不給他通信息了！’老趙是抗聯的偵察員，跟着我們的箶下過南海^②。我聽得出了神，手可就不聽使喚了，這會江南邊朝鮮國有些房子裏已掌上了燈，江北岸還是黑黝黝一片。突然間，我覺着箶底已碰在了江床下的卵石上，我還沒來得及往深處搬，櫓已經卡在了石頭縫裏，箶一頂，櫓一歪，一下子把我打落在水裏。我一落水就覺着箶到了我身子上邊，把我夾在卵石和木箶當間搓了兩個滾。事後我聽見父親念叨說，我一掉下去，他估

① 過去林業上是用牲口拉着爬犁運送，只有冬季能進行作業，雪一化，就結束了。卡套是指牲口用完卸了套的意思。

② 林業工人稱到安東叫下南海。

摸我就完了，因為他知道這兒正是淺灘，非把我擠扁了不行。劉大爺也直個埋怨他，說他不該把孩子也往這爛泥坑裏拖，該叫我接着上學。誰知他們說着的功夫，我已經從箆後邊爬上來了，一上來爹就給了我一個耳光子，他還要打，劉大爺罵了他：‘你就不該叫孩子幹這個。’劉大爺回頭還安慰我說：‘你爹打你，這是心痛你，不過，這事可怨他……’我當時怕他們老哥倆爲我難過，故意忍着痛說：‘我媽老是念叨家裏沒有魚吃，我是想下去捉兩條……’一句話把他們老哥倆逗笑了，我記得劉大爺還誇了我一句。接着，劉大爺就把他這一年掙下來的錢掏出來塞給了我父親說：‘我不回山東家了，聽說叫日本人查出來也沒有命，給孩子……’你想我父親怎麼能要，可劉大爺生了氣，他說：‘我不能眼看着把個好好的材料糟蹋了，得有個給我們爭氣的人哪。’以後他們怎麼說的我可知道了，不過，從那以後不久，我父親就打發我揹上幾雙家做鞋，帶上幾十元錢上了中學。”

“那位劉大爺以後到哪去了呢？你還有法找到他嗎？”張子植已被他的故事引出另一個想法，他感到如果能找着這樣的工人，對工作會有多大的幫助啊！……

“誰知道呢！”宋流失望地搖搖頭，“我到瀋陽沒出兩年，就聽說日本人要捉他，說是他跑到興安嶺去了。”

“那你父親呢？”

“我沒跟你說嗎！冬天不能流送時候進山裏推平車，不小心被溜了韁的馬套子拉的木頭砸死了！”

“你媽呢？”

“說不上啦，有人說劉大爺走的時候給她搬了個地方，有

人說她又邁了個門檻。”

張子植還不太明白：“什麼叫邁了個門檻？”

“就是又往前走了一步。”

張子植仍不明白，可是又感到宋流的聲音不太自然，就沒再問下去，只好說：“天不早了，休息吧！”

這時，店裏的客人全都睡着了，只剩下屋角的賭局還沒散。“天槓！”“斃十！”的喊聲，夾雜着夢囈、打呼嚕聲、和由於幾個借宿的女客所引起的淫猥的低語，仍使這個店裏並沒因天將黎明而稍顯得安靜些。不過，好在燃燒了一夜的松樹明子的濃煙，已把這一切掩藏在朦朧中，這才使張子植勉強合上了眼。

他雖然合上眼，但是睡不着。剛才宋流講的劉大爺的影子，長久地在他腦子裏轉繞着：“還有別的辦法能找到他不？”他捅了宋流一下，可是宋流已經睡熟了。

“真是林業工人的兒子。”現在他對宋流不能吃苦的疑慮全打消了，只剩下一件事記掛着，就是如何能找到這位劉大爺。

他合着眼想了很長時間，在他剛感到有點睡意時，門突然被打開來，一道強光射進屋裏，人們簡直睜不開眼。

“哪位是張隊長？”門口的人嚷着。

這時，人們已經分辨清了，原來天色已經大亮，門口站着幾個拿槍的人。

張子植猛然跳下地來，迅速地抽出了放在枕頭下的駁壳槍，隱身到門邊問：

“找張隊長幹什麼？”

“上級派我們來的。”

“你們接到電報了？”

“接到了！”

“糧食運到了？”

“運到了！”

“好吧！進來吧。”張子植說完，把駱壳槍裝到了盒子裏，然後向屋裏的工人說：“大夥別怕，這是派來保護我們的人，糧食也運來了。大夥把行李收拾一下吧，要進山的一塊走。”

半小時後，一支五十多人的行列走出店來，一夜的風雪已經停止了。一片雪原把天空都反映成銀白色，人們一個挨着一個，後面跟着四掛大轆轤車，向森林中走去。

三 他 死 了

今年春汛來得早，三月中桃花水就下來了。冰塊夾雜着泥漿、蒿草、木板、樹枝擁擠着，在狹窄的河床中流去。

前方解放四平的战斗已經打響了，供應物資必須跟上。可是鐵路的枕木已不够用，這兒採伐了一冬的木材全部堆在楞口上，張子植奉命必須連夜把木材運出去。

誰知道偏偏在這時插了楞。“插楞”就是木材在河流中插塞起來，必須找個有經驗的老工人去挑開，才能把木材順利的趕出河口。流送上跟這種人叫駱駝，意思是大個的，大概是說這種人膽識大吧。事實上這確是極其危險的工作。上了楞的人要看準那根木頭吃力最大，然後拴上繩子，他站在河中木頭上用挖槓挖，岸上的人就把繩子按他叫的號拉。這木楞一旦挑開就像山崩一樣傾撞而下，這時就要挑楞的人有技術了。他必須像

燕子一樣地從這根木頭飛躍到那棵木頭上，一直跳到岸邊，要是邁晚了一步就會滑落水中被木頭擠死，看漏一眼就會被飛起的木拌打死。

現在流送編纂的工人都停止了工作，所有楞口上的人員都圍在這兒呆呆的看着，等待張子植快些講好價錢，這時把頭還沒取消，他暗中操縱着代理人，提出至少要五條金子才能雇得着人。張子植明知道是把頭想敲政府的竹槓，但又不能強制，誰叫還沒來得及發動羣衆進行管理改革呢，所以兩面就僵住了。

就在這時，有個小老頭從上游走下來。他挂着一根王八骨頭木砍就的棍子（這種棍子掉在水中都沉底），穿着件青布吊面皮襖，敞着懷健步如飛地走上楞口。等他問明白了是怎麼回事後，立刻找到張子植跟前說：“同志，給我打上壺酒，我幹，不要錢！”

張子植看看他這乾枯瘦小的身材，看看他那無神的眼睛，還有點信不着他。不過他一出頭周圍就有見過他的嘀咕起來了：“哦！他沒死呀！”“哦呵！他回來了！”

張子植雖然沒聽清大家說的是什麼，但看起衆人的神色來，就估量這人可能有點來歷。不管如何，事逼到臨頭只好答應讓他試試看。

可是等他脫下皮襖喝酒時，有些流氓就罵上了：“好啊！來搶咱們的飯碗，試試吧！”這時把頭早已把人佈置好了，這幫人紛紛上去接過繩子來。

這個小老頭把酒壺一扔，抹抹嘴就往楞上走去，剛走到籠口，有個過去認識他的人一把把他拉住了：“你沒幹過流送，

你這白帽子上去找死啊？”

“怎麼的？讓他們看咱們國家的哈哈笑啊！辦不到！”說完，他一揮手就走了上去。這個人還想攔阻他，一看那些拉繩子的人都怒目而視地瞅着自己，他只好躲到一邊去了。

這個老頭雖然沒幹過挑楞，但是見過。他把繩子拴好下進挖楞去就叫起號來，他叫着，挖着，岸上人拉着。他用了很大的力，但是木頭一點沒動彈。他急了，他向岸上拉繩子的人嚷道：“你們沒吃飯怎麼的？你們別尋思這是要我的笑話。你們摸摸良心問問，比日本人那會到底怎麼樣？可別傷了咱們國家的心，來吧！使勁吧！我死了不要緊，木頭得拿出去。……”

岸上拉繩子的人聽他這樣一說，不知道是真的被他說動了，還是故意裝着聽了他的話，果然用起力氣來。

“嘿喲來吧拉呀……”他領頭用他那尖細悠長的聲調叫起了號子。

“嘿喲！”岸上拉繩的人跟着他的吆號合唱起來。

“加上一把勁來吧！……”

“嘿喲！”

大概是他那嘹亮的號子的功勞，被他領着頭喊了兩聲，連那粘巴頭也使上勁了。

他叫着，挖着，岸上人合着，拉着，木頭已有點動彈了。按說這時他應該丟手上岸了，可是當他往岸上一跑，那幫人就不用力了，而且嚷出幾句鬆話來：“不是那辦事的蟲，就別攪那大物件，怕死就該別出頭……”他一聽不能丟人，只好又重新走上楞去。

這時大河忽然漲了水，上游的冰塊都淤填在河口上，這萬